

谁说示弱

不是一种智慧？

在感情的世界里，

也许，示弱是最高的智慧！



怀念狼

青春言情第一季

一本

每个女孩都应该看的书

全国百家广播媒体

火爆连载小说

万千书迷热切期待的

最受争议
的言情小说

命运跌宕·一波三折
越到尾声·越现震撼

膏粱子弟 灰姑娘

名士上流 爱情与尊严

人生的过程中，有输就有赢，
在感情的世界里，也不会总输不赢

利百迦 作品





青春言情第一季

怀念狼

利百迦
作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念狼·青春言情·第1季 / 利百迦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04-3675-8

I. ①怀… II. ①利…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3665号

怀念狼·青春言情·第1季

作 者: 利百迦 著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675-8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第一卷



1

我是被一只大手推醒的，睁开眼时，看到一张英俊醒目如同电影镜头般的脸：小麦色的皮肤，头发蓬松浓密，双目深如海洋。我眼皮沉重，半梦半醒，痴痴唤了声：“豫北。”

对方一皱眉：“滚……”

他掀掉被子下床了，我仍懵懂不清，脑子努力由睡梦向苏醒的路上回归，眼睛却一截一截转向他的方向：他上身光着，一条白浴巾围在腰际，径直入了浴室冲澡，哗哗传出的水声才让我彻底清醒了。方知自己又梦魇了。

推我醒来的不是豫北，而是第五宏途。

我没有尴尬，脑子木木的。身下的床太软，我不习惯，想起身，却四肢无力。第五宏途很快冲完了澡，穿一袭雪白浴袍的他点燃一支烟，随手打开电话录音，立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听语音留言，他的女友们在电话机里喋喋召唤，他有许多女朋友，我不算，虽然此刻我在他床上。

一个娇滴滴的嗓音在电话机里甜蜜地骂他不讲信用，放人家鸽子！下一条留言有些激动：第五你浑蛋，再不露面我死给你看！

第五宏途无所谓地活动了一圈颈脖，解开浴袍带子进了更衣室。

电话机继续播放留言，一声接一声，一浪接一浪，渐渐地，在我耳中变得模糊不清。我木然躺着，天花板的水晶灯映着我的影子：芙蓉粉面，却像一具死尸——艳尸。毕业几个月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我有些糊涂，记不大真了，我只知道仅这短短数月，我就找不着自己了，失恋、失贞，以致如今落到了第五宏途的手里，我彻底脏了……

第五宏途什么时候立到床头来的我不知道，已经换上衬衣的他一边系袖扣一边看着我，说：“我约了人打球。”

这是逐客令，我懂。于是摁着小腹慢慢起身。小腹疼得炽烈，每次陪第五

过夜都像受刑，遭的是活牛剥皮的酷刑！

穿衣洗漱后我没有马上走，第五清楚我在等什么，正在讲电话的他收了线解释：家人掐了他的经济，他目前穷得慌！

这种解释我听过不止百次，再说下去还要扯到他那位富可敌国的爸爸缘何掐断经济。我不能听，忌讳提那件事，那是我的一场噩梦。

可第五不以为然，他一面取出钱夹一面继续：“不是你那次下狠手，咱们至于这么穷吗？脸上的伤到今儿还没好呢，险些就被你破了相！”说着从钱包扯出一张给我。仅一张，少得寒碜。但我寒碜惯了，伸手接过，仔细掖进自己的背包里，又仔细拉好拉链。

“咬那么狠，你就不后悔？”第五宏途他还说！他还在说！

他不说还好！他不说还好！我的手颤了！我听到自己平静得令人骇然的声音：“后悔。”

第五一震。

我看着他：“我后悔没把你的喉管咬断！”

甩门出来时，我的眼圈已经发酸，但我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恨第五宏途，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落井下石，他掐断了我仅存的一丝奢念。我恨不能咬死他，可那是要偿命的，我偿不起，我有太多牵绊，死对于我来说太奢侈，我死不起。

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是我的命，早已经认了！

拖着被第五施暴过的酸痛躯体走出这座豪华宾馆，来去没有计程车，不远处的站台空荡荡，我像纸片一样飘到上面。从去年冬天我就开始消瘦了，从豫北说分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食不知味了，如今的我，已经感觉不到有体重的存在，我经常想：自己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幽灵，或者已经在豫北离去的那段时间跳楼死了而自己不知道……

远处的太阳光下有车子冉冉出现，是第五宏途的车，它从我身边经过，一直向前去了。我没有看那辆车，但知道它徐徐向前最后汇入滚滚车流的情景。我可以想象到这种情景，是因为见过豫北驾车缓缓汇入人流的那一幕，那一幕

是触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还好得如胶似漆啊，可我就是激灵灵地望着那熠熠发光的车尾打了个寒颤。也许那就是预感吧——那一刻我就该预感到后来，预感到豫北终将汇入人流，离我而去！

是命吧，我想。

如今的我变得不可救药的宿命！

登上城际快车后掐了掐眉心不让自己继续走神，害怕像前几次那样恍恍惚惚地错过停车点。和沈菲约好到商务中心应聘，大概只过三站地就到。其实我该明白，今年我是事事不顺，到站后，远远便望到商务中心闭门谢客，旁边的沈菲柳眉倒立怒不可遏，我就知道大概又黄了！

见我下车，沈菲迎上来，张口问她的手机响了，搁在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拿起手机接通。一个脆生生的嗓音在电话里问她认不认识林凡，问林凡是不是在替一位大老板做事？

沈菲说：“林凡是我同学，不过我们才毕业几个月，林凡那小子不会这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吧？哪来大老板啊？”

对方说他老板可酷毙了，身材高大、潇洒洋派，操一口磁性十足的京片子，简直……

“哎等等等等，”沈菲叫停，“你说的这人别是第五吧！”

对方显然一顿：“可不是吗！全名不知道，反正是第五老板！”

“哎哟喂，”沈菲脱口道，“表妹啊表妹，不用你向下说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千万别上那厮的当，有你伤心的时候！什么大老板！他第五宏途是我们学校大名鼎鼎的花花公子哥！林凡是他的跟班兼皮条客，他的女朋友一半以上都是林凡物色到的。他桃花绕身，没个长久的，害怕女孩子到学校纠缠，哄外校女生一概自封公司大老板，他衣冠楚楚名衣豪车，花钱又是大手笔，冒充老板从来没穿过帮，所以不论校内女友如何为他寻死觅活不安生，校外女友是从没找到学校去闹过，他图的就是省心！”

她表妹显然已经被这一爆料震住了，一句话都泛不上来。沈菲继续抖包：“别说外校女生，就是对本校女生他都藏一半掖一半呢，他那臭德性，总忌讳别人探寻他的家世，我们跟他同窗四年，横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连林凡都不

清楚他家到底什么底子。有说他是黑二代：他老爸是无良巨商兼黑社会头目；有说是红三代：他祖父是某某某，一个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人物。但真正哪个是准，谁也不知道，他说话从来口无遮拦，唯独谈到家世就守口如瓶，绕过不谈……”

我向来忌讳听第五宏途这四个字，抬腿走开去几步，省得入耳。踱到商务中心门口看上面的告示，才知道原来招聘会取消了，人员都已内定。我沮丧地叹出一口气时，沈菲的电话讲完了，她的长指在告示上一弹：“得，你也看见了吧，咱又白跑一趟……”

话未落音，就被“嗤”的一声急刹车打断了，一辆小小的红车停在身边。汽车贴膜太黑看不到里边，但沈菲似乎认出了车，犹疑地叫了声：“夏姐。”车窗徐徐降下，露出笑吟吟的美人。我在沈菲影集里见过，是其高中时的学姐夏宥。她二人亲热寒暄了几句，夏宥邀我们上车，她约了人去仙踪林见面，与我们正好顺路。

路上沈菲把我介绍给夏宥，夏宥一听我的名字立刻啧啧感叹：“这就是那位十四五岁就考上大学的柳豆？你们学校真是牛掰啊，瞧瞧奇才有多少——学生大款冉豫北、选秀冠军安玉，哎？不是还有一位不明身份的公子哥……”

这就是命，我脸上的笑弱了下去。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遇见谁，我最不愿提及的三个人总有可能强行进入耳膜，又是命，从四年前我们走进同一所大学就注定了！

我呆呆的，一直没看路，也没注意到外面尖利的汽车鸣笛声，直到忽然急刹车才受惊。反应过来时夏宥已经“哎哟”一声下车了，一辆黑车稳稳停到她身边。

看清对方时，我和沈菲都愣了，驾车的竟是沈菲表妹来电询问过的林凡。

林凡降下车窗冲夏宥笑道：“说好仙踪林见嘛！到门口还跑了，鸣笛也不停，让人穿针插缝的追！”

我们这边的汽车贴膜乌黑，他看不到我和沈菲，径直给夏宥介绍：“这我们老板！”

我和沈菲不由向那高头大马的车后座看去，该车贴的是透明膜，里边一览

无余，只一眼，沈菲便倒吸口气，我也感到一头雾水。

我想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因为最近总犯恍惚。我仔细看过去：深色西服衬着棱角分明的五官，第五宏途很舒服地靠坐在宽敞的真皮车座里。那头发的款式，着装的讲究，态度的傲气，无不呈现一种优渥阶级的高高在上。

他连身子都不欠一欠，只对夏宥点了点头，伸出手与递过去的纤手一握，很派地出声：“你好！”

“你好。”夏宥十分大方，“先生怎么称呼？”

“复姓第五，就叫我第五吧！”

“第五老板做什么生意？”

“小买卖，圈点地做点楼盘！”第五撒谎撒得颇随和！

林凡显然怕言多露馅儿，插话说：“行了，时间不早了，找个地儿聊吧，我们老板明早还得飞香港看货。”他说着望我们这边，车窗黑幽幽的，问：“你车上没伴儿吧？”

话未落音，沈菲嘭地打开车门。她一下车，林凡直了眼！第五陷在座椅里的上身也吃惊地竖了起来。

穿帮了！

“夏姐，你忙着，我们先走啦！”沈菲带笑不笑，撇下目瞪口呆的林凡第五，扯起我就走。

她一边疾走一边忍笑，肩膀抖得像抽风。刚拐过一个弯儿，就再也止不住了，大笑起来，直笑得弯了腰：“我怎么就没想起问问夏姐要到仙踪林跟谁见面啊！我要知道又是第五林凡这两孙子，我早拆了他俩的台了！”

沈菲边笑边喘，说真没想到前头刚劝小表妹免入火坑，后头马上就遇上学姐被骗，她哭笑不得地叹道：“第五宏途啊第五宏途！你岂止是一资深纨绔……你简直就一资深嫖客啊……”

嫖客二字一出口，她猛地卡住了，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笑僵在脸上，结结巴巴地弥合：“幸，幸而他知难而退，不打你的主意了！”

我僵了一下，后又觉得无甚关系，淡然道：“走吧！”

第五是嫖，我就是鸡，我对此早已麻木。沈菲不是不怀疑第五已经得手，很多人都怀疑，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连豫北都失去了，我还在乎什么，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很大。不少人将目光投来，不为别的，因为我美。我曾经也为自己的美暗暗欣喜过，可现在不喜欢了，包括对自己天才的读书能力也无所谓了，老天既然不成全我和豫北，就不该给我天才的脑袋和好看的脸。没有这些就不会跟豫北有交集。

曾经因为学习好，我连连跳级，年纪十分小时，就坐到了高中教室，坐到了高大的冉豫北身边。女生们都说冉豫北帅极了，但我不懂，不是因为小，是因为饿，除了嘴我什么都顾不上。后来在大学里遇到同样赤贫的靳思思，靳思思每次讲起饿肚子的事，沈菲就唏嘘：世上还有穷到吃不饱的人？

是啊，在别人听来饿肚子多像编故事啊！所以我不敢讲述自己的过去。

但饥饿的记忆是刻入骨髓的。饿得掏心掏肺，每每听课的当儿就两眼骤黑，“嘭”的一声晕倒在课桌上。升高中后我对此有了经验，在晕厥预兆稍稍出现时，便把脸枕到胳膊上，等醒来再睁开眼时，谁也不知道我刚才是晕过去了。同桌也不知道，同桌就是冉豫北，他和我几乎不过话，也很少打交道，第一次交道是高二时的冬天，我去学校后院打水，正遇上学生们一窝蜂地涌上去，暖壶磕着暖壶，喧哗尖叫，谁抢得快些挤得猛些打到的便是热水，落后了就是温吞凉水。麻秆儿一样瘦小的我抱着笨重的暖壶被卷入人群里，像幼童卷进了大人堆里，从人群内层被挟裹出外层，又从人群外层卷入内层，侥幸将壶口对上水嘴时，却“嘭”的一声被另一只壶磕开了，开水煞煞冲到手上，我几乎疼晕。磕壶的是普班的一位混混男生，那大男生已经没事人一样一手接水一手擎烟在嘴。我不敢吭声，揉着手背，怯怯往后缩去。不想壶从怀中猛地被拽出，磕开那只霸道壶，“先给她接！”冉豫北毫无商量的口气，不去管那霸道男如何反应，径直拧大水龙头，哗啦啦灌水入壶。

那天学校打了群架，不过，是一群人打冉豫北一人。

很久以后我问起这件事，豫北笑着坦言说那时候倒并不是想帮我，只是看

不惯，搁着是别人，他也会出手！

我其实想听到别的话，比如‘喜欢我’这样子。可那未免是梦，当时我是丑小鸭，成绩虽好，却是班上的笑料，笑我穷：我像小尼姑一样只吃素不吃荤，吃不起。笑我小：值日擦黑板够不着顶部，搬了凳子站上去擦，下面的哄堂大笑叫我眼泪打转手发抖。

可谁也没想到，高三的时候我变了，个子忽然拔起来，虽然至今不属高个子女孩，但那时人们都说我俏生生了。人都说我的脸原就不难看，只是让寒酸给遮住了，现在却想藏也藏不住，美得几乎触目，走到哪里都惹得一双双眼睛盯着我，连那位在开水房跟冉豫北打架的男生见了都怔怔地看我。这都是别人说给我的。

而我自己注意不到别人的眼光。功课很紧，我想漂漂亮亮考个清华北大，每次会考我都是全年级前三，是很用功的，几乎是拼命。我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父亲的病犯了，家里能给的钱越来越少，我不得不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周末到大街上发传单，假期给家政公司擦玻璃，参加学校举办的所有竞赛，体育比赛也不错过，为了得奖金。

那时候比赛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长跑赛，那是一场决赛，赛场设在离市区很远的西山林园，我没有得名次，比赛是上午十一点结束的。赛后学生们自发组织游园，包车大巴不可能单独送我回去，只好随群。午餐是附近农家的自制盒饭，每份七元，我只有三十块，是好几天的生活费，我舍不得花，就饿着没吃。

学生们上山时我没敢去，怕消耗体力会引起晕厥，坐在湖边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才集合。中间冉豫北回来过，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的妹妹冉圆圆和另一位女生。他们回来买凉饮，冉豫北十分照顾他妹妹和那位女生，那女生一看便知是在富室长大，从小儿养得娇，却又十分大方，跟他很亲热，也像亲哥哥似的。我猜是青梅竹马或家人世交之类。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女生叫安玉，与冉圆圆同校，与冉家确属世交。

冉豫北过来打招呼，给我送来冰糕奶茶凉饮，我不愿显得小器，拿了一瓶矿泉水。

冉豫北有一双神鹰一样的眼睛，这是多年后媒体对他的评论，这双眼睛有着对商机最敏锐的捕捉力。而那一时我没觉出什么特殊，他看我的目光直率而温和，说：“你坐了三个小时了吧。”

我听着有些发愣，那么多人一哄而去，以为根本没人注意到我留下。

这时远处的冉圆圆唤哥哥，他回头应了一声，转而向我微笑：“不去吗？”我摇头。

傍晚返城时，我已经饿得头晕，一上车便靠着车座闭上了眼，不觉睡着了。梦到校餐厅玻璃罩下盛放的柳叶饼，又酥又脆的柳叶饼，虽然没吃过，但心里知道很好吃。不敢多看它，怕自己意念不坚买来吃，所以强迫自己挪开了眼，这时候听到有人唤我名字，这一唤就醒了。可我没有睁开眼，因为已经醒悟自己是在做梦，耳边有大巴车轻微的沙沙声。我的名字依然出现，声音忽高忽低，并不是唤我，是后排女生在谈论我，说想当初我又小又黄，假期到人多的大广场向貌似情侣的人兜售玫瑰，明明是卖花，人偏叫我卖火柴的小女孩，可现在却被普班男生评为校花了；校花现在不卖花，开始在大街上发传单了，发的是性病门诊的传单；另一个说我养头发卖钱，有人见我跟理发店倔强地讨价还价，隔日再见，我的长头发就没了……

我听得脸烫，因为她们说的都是真的，做这些事我是尽量避着熟人的，也一直以为别人不知道，可现在像被当众剥光了衣服，太丑了！我一直知道自己活得丑！贫穷把我丑化了！

嫌我不够窘，肚子里响起了丑陋的声音，是饥饿的声音。

我不想流泪，泪自己流下了。

车子有些颠，我的脑袋磕着车窗，一下、两下……我觉不出痛，也不愿睁眼，但知道天黑着，没人能看到我的泪，由它尽情流了，连拭都不愿抬手拭一下。可是一块清爽的手帕放到了我的手里。

我一惊，睁开了眼，身边坐着的是冉豫北。

他在黑暗中看着我。

那之后的好多天我都有些分心，我忽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冉豫北对我的注视已不是一日两日，很久了。他的注视并非全用眼睛，有时他看着别处，但注

意力却在我身上，而且带着一股灼热却温软的气息，像一团热情的火，又像一朵柔软的棉，简直袭心。

我有些无所适从了。

2

我们的关系是从第一次握手开始的吧。

那天刚刚上课，我忽然感到犯晕，其实上高三后饿晕过去的毛病少多了，但那次来得迅疾，我刚枕着胳膊就无知觉了，好在时间并不长，很快清醒过来。睁开眼时却吓了一跳，再豫北焦急地看着我，几乎就要抱我起来了，我连忙坐直，还好没惊动周围的人。

他有些紧张，低声说：“你再不醒，我就送你到校医办了。”

我正要说话，却疼得没说出来，是手疼。低头一看才发现再豫北还紧张地握着我。我抽出来后后就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了，脸红得发烫，手也痛得厉害，忍不住轻轻地在课桌下甩了甩。再豫北感觉到了，听课听得心不在焉，仿佛下了很久的决心，忽然伸手再次握住了我。手劲不大，但他的手大，握着我的小手像父亲握着孩子的手。我只觉得一下子眼也瞎了耳也聋了，仿佛发生了大事，我应付不了，却又不想躲开。

那天我一直神魂错乱，放学收拾书时手还在颤。再豫北也不比我强到哪里，把擦桌用的破抹布都塞到了书包里。

第二天是周六，去广告公司领传单时我迷迷糊糊的，连治疗阳痿早泄的传单内容都没犯愁一下，往常每领到类似的我就臊得抬不起头来，站在大街上发传单恨不得戴个口罩。今天却懵懵懂懂直接放进书包就走人了，直到第二天中午传单发的不剩多少了，才发现再豫北的英语测卷在我书包里。

我傻眼了，英语测卷是周末唯一的作业，周一就要收。情急之下我跟同学问到了再豫北住址，匆匆赶了过去。

我没有想到再豫北的家那么阔，大门处的保安盘问好一时，才拿起对讲机

跟宅子里的人通话。抬头看见冉圆圆和安玉在二楼落地窗上拈花张望时，我有些不想进去了，几乎要转身走时，看到了冉豫北。隔着正对面雕塑喷泉射出来的水花，我看到他从乳白色的欧式双扇门出来，很矫捷地下台阶然后向我走来，那一瞬我有些呆，一身白色家居服的冉豫北比在学校里成熟得多，几乎就是一个社会青年，我忽然意识到：他比我大许多，我是跳级生，他是休学复读生，高一时就跟高三学生同龄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些脸发烫，低下头把英语卷从书包取出来。

冉豫北走近了，原来他穿的不是家居服，而是白衬衫，头发刚洗过，微微的湿意衬得他更加眉目清朗。他请我进去坐坐，我说不了，他说送我到站台，我不要，怕里边人看着不好。后来也不记得怎样道别走的，心里觉得像做贼，惶惶的。本是不敢回头，却在走了老远后没忍住，这一回头却与安玉四目相对了，她拈花站在二楼的露天阳台上，身边是一株高大的盆景，绿蓬蓬的，映着她白色的连身裙……美得令人心惊。

我再无心思发传单，抱着书发了一天呆。

周一上课后冉豫北被点了名，原因是没交上英语测卷，我一愣，诧异地看着他，“怎么没做？”

冉豫北说：“我没卷子。”

“不是给你送去了？”

冉豫北笑了：“你给错了。”

我满头雾水，低头去翻书包，才发现英语卷还在我包里。我脸红了，但忽然愣住了，紧接着就慌了，急忙埋头翻书包，越翻越慌，几乎要哭。冉豫北的手无声息地覆上来，说：“别找了，我扔了！”

我给他的是一份治疗阳痿早泄的传单。

后来每想起这件事我就笑不出来，觉得这个错误的开场预兆了我们错误的结局。

起初其实是好的，我们偷偷牵手偷偷见面，他的性格成熟体贴，和他在一起，就像和大人在一起，特别安心。也许是有人宠就容易原形毕露，我隐藏在

表面深处的开朗劲也逐渐显现了，我变得爱笑，我清寒的生活让我心眼长得快，我是懂事的。所以上大学后，不存在人际关系不协调的苦恼，我和同学合得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的。

在大学里豫北更像个大人了，他看事有眼睛，做事有魄力，处处妥帖。不许我打工，两个人的学杂生活费全由他负担，但我知道他并不宽裕，他曾是官宦子弟，但家第早已衰落，他父亲下野，财产全部没收，我送英语卷那天看到的房子是唯一的家产，后来也卖掉了，生活十分拮据。也许这也是他后来迅速成功的隐力吧，但成功之前他太辛苦了，从大一就开始到外面做事，几乎很少到校听课，起初还抽空让我补课，后来就干脆顾不上。他后来的亿万身家简直是一颗汗珠摔八瓣拼出来的。

我舍不得他辛苦，想给他减轻负担，见他忙着察觉不到我的具体行踪，我就仍然出去打工。

那段时间真受罪，白天上课，晚上到网吧打工，每天仅午休时间能阖一下眼。本来有一阵子已经辞掉不做了，可大三时又去了。就是那次我出了事，误伤了人！其实是自卫，被伤男孩夜里酗酒后对我动手动脚，我情急躲闪，他竟扑空撞在电脑交流器上，头上撞开寸长伤口。糟糕的是男孩在撞伤的刹那，忽然冒出一群人哄地一拥而上，男孩身上几千元现金顷刻被抢，后来警方带走相关人协助调查，不曾想被抢者家属一口咬定我是同谋。警方不予采纳，被抢家属便自行将我扣住了。

豫北那时正在省城老家，他大二时就四处筹资在老家注册了小公司，常常学校公司两头跑。听到我失踪的消息急坏了，跟亲戚借了车一路风驰电掣地疾驰，半夜赶来报了警，可是警方拖着不办，后来才知道，被抢家属是当地有名的黑道，警匪一家，似乎是有意拖着。

现在想想，那件事不无预兆的隐意，预示着我的生活即将向着荒唐的一方转变。

我是被第五宏途捞出来的。若非如此，我不会跟第五宏途有后来的交集。我过去对他一直有戒心，他心思不正。从大一刚入校就不止一次地托沈菲约我去泡吧练歌，知道我和豫北的关系后虽有些收敛，究竟余念犹存。每见了我

都像豫北一样管我叫“豆”，每次都把我叫出一身的鸡皮疙瘩。几次对我说：“成天跑来跑去打什么工，小身板儿的，缺多少钱跟五哥说嘛！”“豫北成天不在你跟五哥耍吧！”一遇着我独自一人时，就好一番循循善诱。

他叫“玩”从来是“耍”！看上哪个女孩叫“看下”！总是说：“我看下谁谁了。”“我看下你了！”实在不正经。

有一次郊游，见我心疼钱不愿参加，他竟把全班女生的费用都包了，那次他把我堵在景区的一条窄门里不让我走，也不说话，灼灼地看着我就是不让开！直把我看得脸烫气虚，手拈衣角不知所措，他才满意了，殷殷地说：“我看下你了！”

.....

从那之后我最忌他近身，这份戒心豫北不大清楚。他和第五关系不坏，第五是在国外大学闯了祸回国插班的，年龄偏大，也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同样是大龄学生的豫北和他很有交情。在我出事的当口，第五出来帮忙，据说只一个电话就把事情解决了，连警察都诧异他的来头。

后来我的戒心就不好太过明显，偶尔也跟第五有几句敷衍，偶尔也遇事打交道，噩梦就来了。

这到底是后来的事，最先发生的是豫北的离去。也是从我出事那时起吧，记得那天我被人送回，一下车就看到了豫北，向来干净整洁的他衬衣压皱了，裤子也弄脏了，头发蓬乱，双眼通红，他担心坏了，唯恐我被坏人吓着，他抱着我轻轻拍我的背，像大人疼惜孩子，不断地用大手给我擦眼泪。事后沈菲感叹说：看了再豫北的大手就知道他多会疼人。我不知她是怎么看出的，但豫北的大手真的有着让我安定的魔力，暖暖的掌心覆上来，一切惊惧就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温情。

我依稀记得，豫北妈妈的电话就是吃饭时打来的，饭后他返回老家了。就是那一天，我看到他黑色的车子在太阳下徐徐汇入人流，莫名心酸！等他再次来校，已经是半月之后。半月内他一次都未接我的电话，最后干脆关机了。

我有些不安，但没有想得太过严重，他返校那天，我去男生公寓找他，迟迟